

富

贵

与

贫

戴焰军 主编

贱

人生哲理丛书

REN SHENG ZHE LI CONG SHU - FU GUI YU PIN JIAN

# 富贵与贫贱

李卫东 袁一芳 编著

西苑出版社

· 人生哲理丛书 ·

# 富 贵 与 贫 贱

李卫东 袁一芳 编著

西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富贵与贫贱/李卫东, 袁一芳编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  
1999. 4

(人生哲理丛书)

ISBN 7-80108-213-3

I. 富… II. ①李…②袁… III. 人生观—青少年读物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999 号

---

编 著 李卫东 袁一芳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7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 话 68173419 传 真 68173417

印 刷 山东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375

印 数 1—5000 册 字 数 112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213-3/B·03

---

定 价: 68.00 元(全十册)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 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序 言

这是一套写给青年的书。

青年时代是富于激情和理想的时代，也是充满憧憬和梦幻的时代；是思想活跃、勇于探索的时代，也是刚开始真正体味和认识人生的时代；是前程不可限量的时代，也是面临各种人生选择的时代；是最容易接受各种新生事物的时代，也是最需要通过社会大熔炉的锻炼来提升自己判断和接受能力的时代。面对人生旅途中的各种问题，他们客观上需要与别人有更多的交流和讨论，以谋求答案。自然，对任何特定的个人来讲，事先设置好的现成答案都不存在。但是，古今中外无数带着成功的微笑和自豪或带着失败的沮丧和悔恨走过来的人，他们的经历、体验，尤其是他们和他们的后来人从这些经历和体验中总结、探讨出来的道理，却可以给刚刚踏上人生之途的青年们以诸多启示。这种总结、探讨工作，是一个永远也做不完的大课题。本套丛书的参与者们就是想为这个大课题的深化和发展稍尽绵薄之力，以勉励自己，也对社会和青年们有所裨益。

探讨人生可以从很多角度入手，如心理学、文化学、人才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恐怕最终都离不开哲学。这不仅因为探讨本身就是思考的过程，还因

为人生本来就是不断处理各种关系和解决各种矛盾的过程。所以，借助于哲学的方法去认识人生旅途中各种关系和矛盾，进而揭示人生的哲理，是十分有意义的。当然，已经写成的这套丛书与主编和撰写者们原来设想的目标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也是每个人用心去感悟人生的结果。至于这种结果到底会提供给青年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还有待于读者去评判。

本套丛书的撰写者虽无一例外都是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同志，但因各人的经历、体验及表述这种体验的方法不同，各本书的风格也就不同。考虑到保持各人的风格也许更有利于充分体现各人的见解，主编在组织撰写和统稿定稿时没有强求每本书之间体例上的完全一致。这可能是与很多丛书不太一样的地方。

还需说明的是，这套丛书之所以能顺利出版，与西苑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位工作人员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李晓明、白勇等同志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付出了许多心血，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恰逢“五四”运动 80 周年，谨以此书表达我们对这一神圣节日的拳拳心意。

戴焰军

1999 年 4 月于海淀稻香园

# 目 录

1. 问世间“钱”为何物  
——从财富、金钱的含义谈起…………… 1
2. 莫让浮云遮望眼  
——透过金钱看贫富…………… 17
3.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财富与命运的关系辨析…………… 35
4. 为富不仁，还是“己欲达则达人”  
——金钱与道德…………… 52
5.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贫富与操守…………… 68
6. 自古雄才多磨难  
——贫富与成才…………… 84
7. “穷得只剩下钱了”吗？  
——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99
8. 力俭则富，惰侈则贫  
——创造与消费…………… 117
9.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贫富与志向…………… 133
10. 风物长宜放眼量  
——贫富观浅谈…………… 149

## 1. 问世间“钱”为何物

——从财富、金钱的含义谈起

### 说说巩俐的“新包装”

也许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不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为何许人的，主演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而大红大紫、拿过不少大奖的巩俐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众情人”，曾让不少迷恋她的“发烧友”很是痛苦了一阵子。不久前巩俐的新形象在黄浦江畔亮相，这是她为法国一家化妆品集团所作的巨型街头广告——这块高15米、长40米的广告牌据说创国内广告牌面积之“最”，想必广告牌上她的形象之高大和她因此而得到的报酬也是创纪录的吧！当年，巩俐为“美的”空调作电视广告，芳唇一咧，露出独具特色长在别人嘴里绝对是缺陷而在她那里就是“性感”的虎牙一笑——“美的空调，美的享受”，一百万人民币的“劳务费”就到手了，不知能否算作“一笑千金”，不过她这一次赚的可能是法郎，挣的是可以增加对外贸易额的外汇。恕在下不才，

以我极其简单的数学头脑大概匡算了一下，真为她担忧，这么多钱该如何处置，就是捐献给“希望工程”，会不会有“巨额资产来源不明”之嫌疑。“我曾用心地爱着你”，亲爱的，我也许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真应该像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在其名著《飞鸟集》中写的“麻雀不必为孔雀的尾巴担忧”那样，专心写自己的文章，不敢说是“经国之盛事，不朽之伟业”，至少为稻粮而谋。

由此，我们又不难联想起前些日子关于巩俐的一则报道：在嘎纳电影节上，巩俐小姐曾开创过另一项令人咋舌的纪录——那天，她以评委身份出席开幕典礼，出场时，身上项链、耳环、手镯等各式首饰一应俱全，全身的珠宝饰物价值 360 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3000 多万元。为防其身遭不测，法国一家珠宝公司派出大批保安人员前呼后拥，为其保驾。巩俐这种做法，不知是想显示她今日嫁作商人妇后的身价，还是想衬托她从演员跃身为评委的“荣誉”？不管她的潜台词是什么，在现代的法国人眼里，3000 多万的一身“包装”反而使她大掉其价。法国一家媒体批评巩俐：“此举至少说明她的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还有人据此进一步想到了比巩俐成名更早的另一位影星陈冲的一段故事。当年，香港的“景泰蓝大王”陈玉书先生在香港街头买了一件很有特色但价钱不过才 18 元港币的毛线外套，送给北京的演员隋永清。没想到几天后，陈先生在北京机场，遇见一位不相识的小姐穿着他买的这件毛衣。上前打听，方知她就是影星陈冲，而身上的这件毛衣是她向朋友借来的。原来，前一天晚上，隋永清穿着这件毛衣赴宴，陈冲见了很喜欢，便借来穿了出席第二天举行的百花奖颁奖大



会，会后还没舍得脱下，便遇见了陈先生。几年之后，陈冲穿着一件价值一万美元的晚礼服，参加好莱坞的盛大颁奖典礼。可这在西文记者的花边新闻里提都没提上一笔，在西文人眼里这根本不屑一提。此番境遇触动了陈玉书先生，他在《商旅生涯不是梦》一书中写了一篇《一袭万金》的短文，感慨道：“我想陈冲本人，对于自己两次获得殊荣时所穿过的两件价值悬殊的衣服感触一定很深！”不知陈冲是怎样想的，但陈玉书先生会有这番感慨，却是跟他自己的身世及处世哲学有关。他身怀 50 港元到香港打工，直至成为亿万富翁，其间的辛酸苦辣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他在《商旅生涯不是梦》中便有不少关于自己经历的生动记述。陈先生贵在没有“忘本”，还常常回忆对比、忆苦思甜。不知我们的大明星们可有这样清醒的头脑？巩俐在她的奢靡派头遭到洋人批评后，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当年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名落孙山，卷着铺盖回山东老家的情景。

当然，不只是巩俐或者演艺界，对那些一富起来便傲、一有点名便狂、人一阔脸就变的人来说，应该多想想自己的过去，不要忘乎所以。

## 为钱定位

钱，实在是好东西。不然为什么人们都暗自祈祷：无论有了啥不要有病，无论没了啥不要没“钱”。周游全国为各界听众作报告的“人生哲理大师”曲啸尽管视金钱如粪土，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是什么？钱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到底扮演了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说白了，钱就是货币，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可以作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发挥作用，它可以用来购买其他任何别的商品。难怪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在美国人安·比尔斯编撰的《魔鬼辞典》中对金钱的诠释是：“金钱是一种祝福，不过只有在离开它之后我们才能受益。金钱是有文化修养的标志，也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事实上，金钱代表着财富、富有，渴望得到尽可能多的金钱和财富，普天之下人同此心。把实用主义奉为圭臬的美国人对财富与金钱有着特殊的喜好，他们认为财富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洛克菲勒说：“这是我心爱的儿子，我非常喜欢他。”另一位美国大亨摩根则说：“这是对辛劳与美德的奖赏。”我们的老祖先一直不屑于名利，对钱财这样的身外之物向来没有多少好感，以铜臭斥之，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丈夫要追求立言、立功、立德、立业“四不朽”，要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说实在的，从以物易物到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出现，委实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低级发展到较高级形态的自发产物，货币的出现使人类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的飞跃成为现实。与商品交换的发展相适应，价值形式的发展，经过个别的或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发展到其最后形式——价值的货币形式。如果抛开谋取不义之财致富不说，人们对物质产品、金钱和财富的拥有量的多

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劳动技能的高低、社会劳动付出的多少、个人素质的优劣甚至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对物质财富和金钱占有的多少，也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一个标志。当人们的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时，其工资的高低和完成一定生产任务所获得的报酬的多少，应该是其劳动力价值的体现。从我们现在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这个意义上看，人们尽自己所能为社会付出劳动，并因此而获得报酬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且，按多劳多得的原则，谁获得的物质财富和劳动报酬越多，说明他的劳动在更大程度上得到社会的承认，他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我们周围，“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这样的分配不公使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从获得报酬、拥有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大小以及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由此我们想到，十多年前，尚在西北大学读硕士的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为钱正名》的文章，居然在当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人们谈“钱”色变，好像金钱果真是祸水，今天回想起来不免觉得可笑。多年以来，我们在很多时候，把获得自己的正当利益混同于拜金主义和“一切向钱看”了，我们把金钱、资本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过分敏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货币的社会职能日渐突出，钱作为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润滑剂”的作用须臾不可或缺，现在似乎到了可以谈钱甚至言必称钱的时候了。

## 金钱与人的价值

我们尊重价值规律，但是在评价人的价值时，既不能忽视他的物质价值——即自然价值和经济价值，也不能低估其精神价值——即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我们应该把一个人所创造的价值、所享用的价值以及他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联系起来，来对一个人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我们在这里是在集体主义原则指导下谈论人的价值，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坚持以集体为前提，同时又要将二者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而不能人为地对立起来。如果将个人抽象化、绝对化，就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但如果把集体抽象化、绝对化，也会导致以集体之名，行压制个人之实，导致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个时期以来，在对待人的价值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极端态度：一些人害怕谈及这个问题，以为这是一种讨价还价的个人主义；而另一些人则津津乐道于所谓的个人价值，以为它可以成为个人争名夺利的借口。其实，这些都是对人的价值的片面理解。

人的价值的实现，无论从其本质上看，还是从其最终目标——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来看，都取决于他的艰苦努力，取决于他对别人、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别人赐予你的无论是荣誉还是耻辱，都不一定是你的真实价值。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伟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并不一定被人们所承认，有的的一生穷困潦倒，有的家破人亡。许多享尽荣华富贵的人死后如同粪土，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没有什么建树，没有什么价值。人的价值是在社会中实现的，也要被社会承认。

承认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在社会实践中的艰苦奋斗，否定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无所作为、巧取豪夺、吹吹拍拍、碌碌无为等消极人生观，这才是真正尊重人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使整个社会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得到满足。在社会生活中，凡是不以对别人及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贡献来评定人的价值或对人进行评价的，都是对人的价值的歪曲。比如说，单纯从一个人的出身、政治面貌、社会职务、学历、资历、性别及年龄等对他进行评价，都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评价一个人的价值的主要依据，甚至是唯一依据，只能是他的实际贡献；其他方面，只能是他能否和多大程度上做出贡献的条件，而决不是人的价值本身。

人的价值首先是由自己决定的，社会也应该尊重人的价值，当然人也应当尊重自己的价值。尊重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就是不要羡慕那些靠不正当手段谋求的社会地位，凡事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凡事要货真价实。就连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有识之士，他们也羞于靠权势来获得显赫的地位，也以靠自己的努力所取得的荣誉和地位为荣。我们的有些革命老前辈本来就是名门之后，他们只要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不必付出多大努力和代价，就会在社会上享尽荣华富贵，就会光宗耀祖。但他们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同家庭决裂，到底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给人民谋福，他们认为这才是他们生活的最大价值。革命先烈彭湃，领导农民闹革命，首先把自己家的土地平分了。斯大林的妻子本来可以坐享其成，但她却把自己独立工作当做人生的最大幸福，为了胜任工作，直到中年，她还去吃苦念大学，实在令人钦佩。

按照人们的善良愿望，人的价值应当是他所创造的价值与他所享用的价值的统一。然而，在实际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对人的价值的评价并非总是按着人们的善良愿望进行的。在对抗性的社会甚至恰恰相反：有作为的人，一生坎坷；无耻之徒，吃喝玩乐，这就是社会的悲剧。正如鲁迅所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了给人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应当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不能压抑个性，埋没人才，对于贡献大的应当给予较高的荣誉和物质待遇。在这里，我们认为既要让那些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先富起来，又要全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从个人角度看，一个人把自己同集体联系得越紧密，个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就越兴旺，他的个性发展得也就越快；反之，个人越放纵自己，他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就越少。从集体的角度看，只有能容许各种不同个性的人存在，使每个人感到其中有他个人风格和特征的集体，才会有巨大的吸引力，集体的共同属性和集体意识，才会不断增强。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追求脱离集体的个性发展，也不要奢望一个抹杀成员个性的集体会得到应有的发展。

从根本上看，人的价值决定于他所创造的价值，但人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在什么水平上创造价值，则决定于他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程度。因此，可以说，人的价值的最高目标，在于他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 名人与金钱

革命导师马克思终其一生把自己的一切都付诸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然而，他的一生也是在贫困交加中度

过的。第一批马克思传记作者之一弗兰兹·梅林说：“在19世纪最有天才的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像所有天才中最有天才的卡尔·马克思那样，曾经遭受那么大的痛苦命运。”他受迫害，被驱逐，饱尝了飘泊异乡之苦；他遭屈辱，受诽谤，在心灵上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他每天都过着贫困生活，甚至过着连普通贫民都不如的生活——有时候连外出要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没有；他一文不名，连买稿纸的一个便士也没有；他一无所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到当铺去典当，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还清小铺老板的债务……这位“无产阶级圣经”的天才创作者完完全全体验了无产阶级生活的一切艰难困苦。有一天，他在撰写《资本论》最紧张的时刻谈到自己的家境时说：“我们的境况和曼彻斯特的工人一样。”而要把《资本论》的手稿送交出版商，他就得先从当铺里赎回自己的外衣。

《资本论》出版后，有一次恩格斯说服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马克思，让他离开伦敦那嘈杂的环境，到“约克郡园林”去旅游一番，使他疲惫的身心得以休息。这时马克思也正打算同自己的小女儿爱琳娜一起到曼彻斯特去。这里却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的情节，使得这次启程前的准备成了一次真正的财政上的悲剧，有人说倒像是一个“银行家”在破产前出走的一段悲喜交加的插曲：欧仁·杜邦来借钱了，他是一个既有才干又很谦虚的小伙子，不是出于万般无奈从不求人。但现在他失业了，妻子又病危，不得不借给他6个英镑。列斯纳来了，他在妻子死后处于困难的境地，不得不借给他5个英镑。受人尊敬的李卜克内西本人没有出面，而是通过埃卡留斯提出了借钱的请求。在得到2个英镑后，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热泪盈眶地说：“威廉（即李卜克内西，引者注）若不

马上付清房租，就有立刻被赶出住宅的危险。”这样一来，就用去了一半积蓄。但是，对剩下的那些英镑，突然又有人企图侵占：这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30年前的债主，目前他因盗用公款而处在潜逃之中，于是他要走了15英镑。这位不走运的“游客”感慨地说：“这样一来，我便囊空如洗了……”多亏恩格斯的资助，这次旅游总算成行了，而且可以说是很顺心。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精辟地认识到：“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这种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所有它被当成万能之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然而，就是在极度贫困潦倒之时，马克思生前总是恪守自己的生活准则，竭诚地保护自己最珍视的品德——纯朴。《资本论》出版后，朋友们打算在报纸发表一篇宣传这部著作的广告式短文，马克思得知这个消息后，坚决要求朋友们放弃这种打算，他说：“我认为这种事情有害无益，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讲是不体面的。”据说，《百科全书》的出版商早就想请他写一篇传记，可是他既没有给他们写自己的传记，也没有给他们写回信——“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啊！”后来，马克思在给一位同胞的信中，是这样谈论自己和恩格斯的：“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文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这就是一位彻底的历史唯物



主义者的金钱观、名利观和最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这就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博大胸怀！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他的传世巨著《浮士德》中通过摩菲斯特斐勒司之口这样嘲讽金钱——

“什么浑话！你的脚，你的手，  
你的屁股，你的头，这当然是你的所有；  
但假如我能够巧妙地使用，  
难道不就等于是我的所有？  
我假如出买了六匹马儿，  
这马儿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  
我驾驭着它们真是威武堂堂，  
真好像我生就二十四只脚一样。”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说得更加淋漓尽致：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

呵，你可爱的凶手，  
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  
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玛尔斯

.